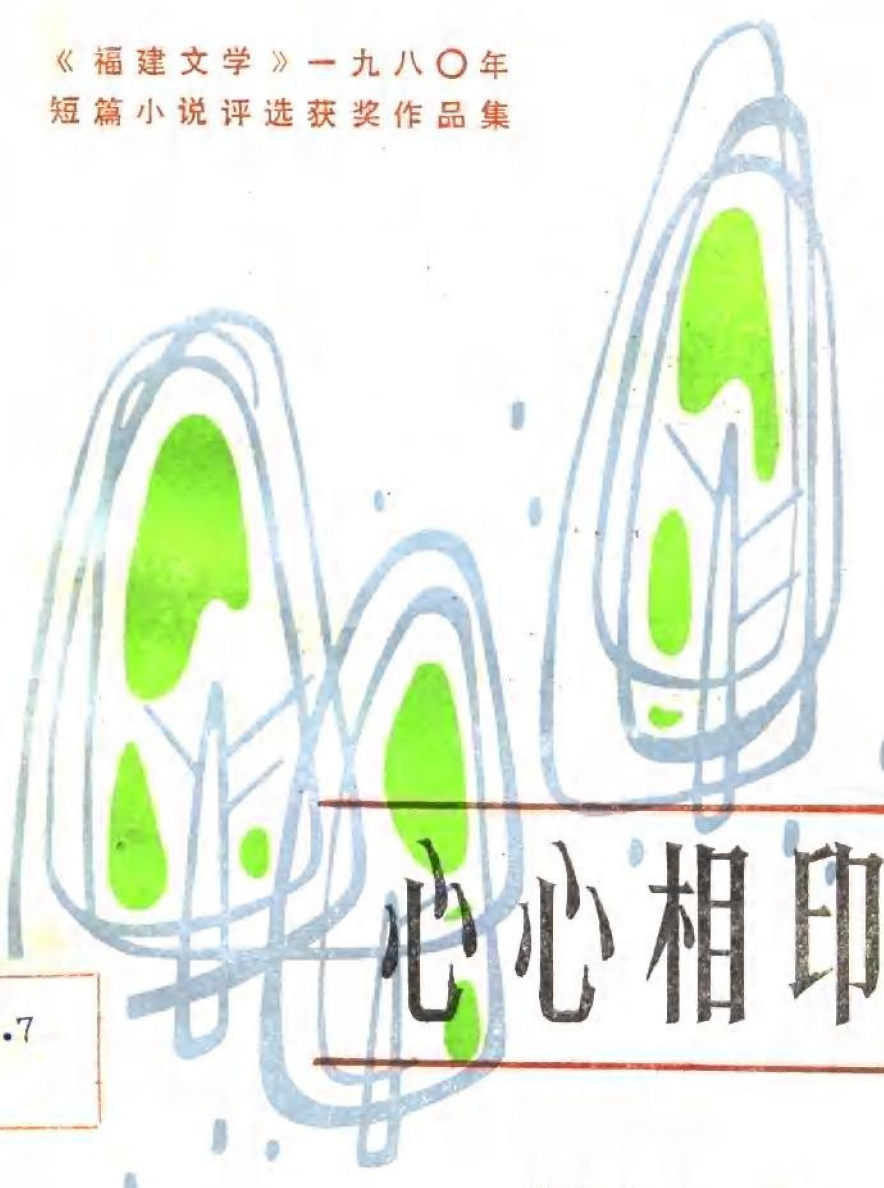


《福建文学》一九八〇年
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

An abstract graphic design featuring several overlapping, elongated, teardrop-like shapes in a light blue color. Inside these shapes are smaller, solid green areas. The design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book cover, partially behind the title.

心心相印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文学》
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
心心相印

《福建文学》编辑部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625印张 2插页 94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70

书号：10173·254 定价：0.40元

前 言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是《福建文学》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评选获奖的十篇作品。这些作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我省短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为全国万紫千红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几分春色。现特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有的纪录了十年浩劫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有的表现了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喜悦。更值得称道的，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有些作品中已崭露头角，虽然还不十分丰满，但其高尚的品格，优美的心灵，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染力量。此外，这些作品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各有追求，各具特色。

这十篇获奖小说，大都出自我省中青年业余作者之手，有的还是年轻人的发轫之作。因此，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未来的希望，总在“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新芽虽显稚嫩，但有适当的土壤和阳光雨露，当会长成参天的大树。这也是我们出版这本小说集的另一目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能编一本这样的书敬献给读者，更希望我省的文坛新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促使短篇小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与提高。

《福建文学》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 录

心心相印.....	李 栋 (1)
“土地爷”	曾毓秋 (19)
慈母心.....	庄东贤 (39)
第一把火.....	杨少衡 (57)
选择.....	王平平 (68)
团圆.....	陈佩勤 (82)
啊, 人材.....	雨时 如月 (94)
又是一个月夜.....	徐金湘 (109)
啊, 朋友.....	毛小榕 (122)
萍水相逢.....	西 涧 (135)

心 心 相 印

李 栋

陈子虚同志：

您好。

您一定惊诧素昧平生的我，何以千里来鸿，有污清目？事情是这样的：我来滨城参观南方五省书画联展，好客的主人特邀我们到青云山游览，就在山顶的祥云阁上，我拾到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部题为《遮云山林区裸子植物新探》的手稿，并从里面一封出版社的信中得知先生的姓名住址。明天我就要离开滨城了，先生的工作单位又在邻省，踌躇再三，特将手稿挂号邮上。为免悬念，先寄这封航空信奉告。出版社似索稿甚急，如果因此耽搁先生的时间，我就太抱歉了。

由于职业关系，有些植物学的问题想向先生请教，不知

能为我浪费点时间否？

此致

敬礼

漓江画院 杜劲

8.6.于滨城宾馆

二

杜老：

来信和寄来的拙作手稿均已收到，谢谢，衷心的感谢。

我到滨城参加植物学年会，五日结束。会上，听了不少同行论及有关裸子植物的新见解，很受启发。我们的住处就在青云山麓的竹园宾馆，翌日晨，我上山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对照同行的精辟发言，拟订修改拙作的方案，竟把它忘在祥云阁上了。下午发现手稿丢了，急得我一头扎上青云山，可是找到天黑也不见。同志们安慰我：有人拾到，一定会想法送交给你的。话虽这么说，我却为此食不甘味，睡不安生，折腾了整整一个星期。杜老，真不知怎样感谢您才好。

至于拙作，同行的报告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不足，暂时不打算交给出版社了，因此丝毫没有耽搁我的时间。

很高兴和您认识。杜老的画我是久仰的，特别是去年印行的《杜鹃满山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作为植物分类工作者，我采集过不少杜鹃花的标本，在不同的地区与天气条件下，观察过杜鹃花的各段生态过程，因而特别佩服先生落笔的精确与栩栩如生的描绘。的确，以杜鹃的叶子而论吧，同

是绿色，向阳与背阳、叶面与叶背、上部与下部……绿得并不一样，即使同一片花瓣，近蕊与远蕊，瓣中与瓣缘，正面与反面……颜色都有微妙差别。先生简直把杜鹃画活了。去年看到先生的大作，便赞叹不已，想不到今天有缘认识。不瞒杜老说，我父亲亦雅爱丹青，他老人家曾希望我也能拿过毫笔，为祖国的雄山秀水增辉添彩。可惜我形象思维的能力太差，有负先父厚望。不过鉴赏了先生大作，无论运笔与着彩，没有三四十年的功力，是无法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界的。

至于来信说“请教”，实在愧不敢当。不知您老要了解有关植物分类学的一些什么问题，请信示，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奉告。

此致

敬礼

陈子虚 8.14.

三

陈子虚同志：
大札捧读。对拙作的雅爱，十分感动，但对它的谬奖，却令我汗颜不已。另：记得出版社对先生的著述，殊为满意，并等着发稿，从信中知先生治学之严谨，实令人钦佩。很高兴先生与绘画的渊源。想请教的是：在我国传统绘画中，不少植物，历代的丹青妙手都作过精湛的描绘，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俗话说“嚼过的馍不香”，艺术的生命在于独创，我想时值新长征的伟大历史时期，难道我们国画

界能永远满足于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或“松鹤长寿图”之类？您是植物分类学家，能否介绍一些我国近年来发现的植物新种，最好属苍劲挺拔一类，能入画，又能体现出我们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很希望能在这全新的领域试试笔。

今后望常联系，多指数，不过请不要称我“杜老”了，就叫我杜劲吧。

翘足以待鸿书。

此致

敬礼

杜劲 9.1.

四

杜老：

您好！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世界闻名的礼仪民族，要我对您这样有造诣的老画家呼名道姓，实在是“小子不敢”。在老先生面前，我的确还是“小子”——我是“最最最”的前一年，才走出学校门的，无论从哪方面说，您都堪称我的老前辈呢。

至于来信要介绍的植物，我热情地建议您试画一下银杉。这是一种松科新属的孑遗裸子植物，族谱的古老，可上溯到两千多万年以前的第四纪冰河时期。那时，银杉几乎遍布欧、亚大陆，后来由于冰河南移，气候变冷，这种植物遂此

绝迹。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才在我国发现有活着的银杉，它长于高山之巅，树形苍劲，树冠美丽，似松，又似杉，叶为阔叶形，叶背有两道银色的气孔带，微风吹来，叶片翻转，银绿交辉，千余公尺开外也能看见，蔚为壮观。因此已故的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焕庸先生给它命名为银杉。它那苍劲古朴的外貌，说明它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雨雪，道枝翠叶，又是那么的生机勃勃，这不正如焕发着最美丽的青春的我们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华民族？

目前，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全世界只有四川与我省西北部的遮云山原始森林区有零星分布。我在那里工作多年，现寄上六张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银杉照片，请查收。

敬爱的杜老，为它增辉添彩吧！十年浩劫，银杉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我国有此瑰宝——要知道它的发现，曾和水杉的发现一样，曾轰动了世界古植物学界啊！

等着您的回音。

此致

敬礼

陈子虚敬上 9.7

五

电 报

桂华植物研究所陈子虚：

感谢您的介绍。我即动身到遮云山原始森林区去看银

杉。盼此行能幸不辱命，杜劲。

六

下面的信一式十份，是寄到进遮云山原始森林区必经的第一站天门公社客栈留交杜劲，并转林区总部党委俞进、红滩植被定位观测站刘宾、白岩高山植物试验站陈楚南……等十位同志的。

×××同志：

你好。自上次到遮云山进行植被调查回来，不觉又有半年多了，不知近况如何？工作顺利否？

持此信的杜劲同志，是我尊敬的漓江画院的老画家。他要亲到遮云山考察银杉。我无法陪他老人家去了，见信后务请帮忙照顾好杜老。现虽值秋天，林区的雨仍多，瘴气重，山蚂蝗、山蚊一定很猖狂，乃至饮食起居各节，进山要注意的事项，均请代为安排。特别是杜老入山看银杉，请选取粗江这个点。总之，见信如见人，务请尽一切可能，代为照顾好杜老为盼。

紧紧握手，并致山里人的问候。

敬礼

陈子虚 9.19

子虚同志：

留交的十封信早已收悉，读来令我感动。大名“子虚”，实非乌有，我几触到您那充满着关切、诚挚之心矣！

请原谅我没遵从您的嘱咐，到粗江点看银杉——到林区我已了解到，那里虽离总部较近，路亦比较好走，却是一小片幼林，反映不出银杉的风貌与特点。况且既到遮云山林区，不直插原始森林的腹地，登上与云天相接的公鸡岭，又怎能领略到原始森林最粗犷，最迷人，作梦也想不到的奇观呢？

我信奉这样的格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总部给我以极大的支持与照顾，专派了两位同志偕我进山，经过十天的跋涉，我已到达白坪。人言观山如读书，原始森林十日行，真胜过我读十年书矣！在画院，我也算画过几年杜鹃的人，可是今天才知道，杜鹃竟有几百种之多，而遮云林区，竟有八种杜鹃是世界独有的！在一个叫板东的地方，陪同我进山的老何指着一棵三、四米高的树木告诉我，这也是杜鹃，花大如拳，竟是黄色的！为了表现老树的苍劲与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也曾着意点染镂刻过树根，可是以根为主体作画却是不可想象的。四天前，我却作了一幅这样的画。简直叫人不相信，在一个陡坡上，我看到一棵奇树，这棵树竟裸露出一块有三张双人床并起来那么大的根！它是那么平直，细滑，就象一块人工创制出来的巨大床板。老何同志告诉我，这种现象叫板根，是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某

些高大乔木独有的。我还第一次看到一种称为森林绞杀的可怕现象。据说有一种小叶榕，常常寄生在一些高大乔上，刚刚在这些树上寄生，抽枝长叶时，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就象一只大白鸡身上长有一根杂色的羽毛，可是它顽强地、无情地生长着，扩展着，用它皮一样的包根，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包裹、吞噬着原树，终于把十多米，甚至二三十米高的巨树活活绞死，只留下它恣意生长，仿佛这棵树本来就是一棵小叶榕呢……您一定会笑话我班门弄斧，喋喋不休地净讲这些您早已知道，甚至经过精心的观察与研究的现象，可是凡此种种，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大自然奇观啊！我已预感到，这次进山，会决定性地影响到我今后的创作！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您才好。当然，原始森林并不总是一味的诗情画意，例如您说的山蚂蝗……哎哟，提到它，甚至现在我还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真想象老朋友那样，与您促膝谈心，讲讲我进山以来的新鲜而奇妙的感受，但来不及了，我马上要再往林中腹地进发了。如您所知，白坪是原始森林边缘区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点，再往里走，就是人迹罕到的原始森林腹地，自然也无法给您写信了。我是跟随一支地质勘探特遣小分队进山的。连我一共六个人，要在原林腹地考察一个月，可望二十天后抵达那生长着大片银杉林的乌岗。小分队的同志已整装待发了，我的心啊，也飞到那巍峨的乌岗，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里去了。

再见吧，朋友！

杜劲 10.8于白坪，晨七时。

又及：至于那十封信，我一封也没有转交，因为在下二十有八，难称“老”字，和你开开玩笑即可，持尊而且充老，岂非当面说谎？！

八

杜老弟：

我恨不得给你当胸一拳！好呀，竟让我这三十多岁的人，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称了你几个月的“老”，为了报复，我从此只叫你杜老弟了！

奇怪，你年纪轻轻，写起信来那么老气横秋的，特别你绘画的技法……要是你不说，我真不敢相信那幅令我五体投地的《杜鹃满山情》，竟出自老弟的手笔！不过我也太“昏”，至少在收到你的电报时就应有所省悟：岂有象你这样的“老头子”，刚听说银杉，就一头扎到原始森林里去的！你也不愧大名“劲”呀——有魄力，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对劲！我俩可真是天生的朋友呢！怎么样，不嫌弃我的高攀吧？！

既是朋友，彼此应进一步认识。先自我介绍一番吧：我比老弟痴长五岁，河北沧州人氏，父亲在一九六七年被赶去见马克思了；不久，母亲也悲伤过度，哀哀而逝。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我这个从植物学校毕业刚三年的中专生，被认为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下放到遮云山林区“改造世界观”去了。患这场“政治麻疯”倒也有好处，使我了解了遮云山，也有时间自学了大学里的植物分类学的全部课程。现

我在研究所的植物分类研究室工作，全部的“根底”，可说都是在遮云山这十年打下的。以前我是独子，现在是独身，不过精神上我却早就和植物分类学结合了。《遮云山林区裸子植物新探》是我的第三个“儿子”，但我并不打算“计划生育”……

此信是寄到你离开林区必经的第一站宛田留交的，急切盼望回信并望与你共享胜利的欢乐。

紧紧握手

子虚 10.23.

九

小杜：

你好。

已经一个多月了，为什么还未收到你的来信？按在白坪寄来的信，你早就应当离开原始森林区了呀！真令人担心！在遮云山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深知它的另一面：神秘莫测，难以捉摸。它是宝库，又是陷阱，它象磁石吸铁般吸引着勇于开拓的人们，又……我不愿再想下去，急切等待你的消息。

此祝

顺利

子虚 11.23.

+

电 报

遮云山林区总部俞进书记：

请电告漓江画院杜劲的行踪。陈子虚。

十一

子虚友：

我这样称呼应当有十足的理由，请看我抄录自己的这则日记：

十一月八日——断粮的第三天

天色如晦，明明是中午，却满目黄昏的景象，是太饿了，眼起黑翳？还是原始森林的天气就是这样的？！

九位同志硬要我躺下来，以节省体力，我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可是脑子却倒海翻江，硬是安静不下来。

是的，我还想到了陈子虚。

奇怪，我怎么老想到他？是由于到林区以来，听到他太多感人的事迹？还是那无法转交的十封热烘烘的信？啊，友谊，它有着一股多么神奇的力量！它充实了生活，净化了人们的精神境界，给人以鼓舞与力量，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急切地等待着自己的消息，当他知道朋友危难的时候，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他那双结实有力的双手！

不管他是瘦是胖，是高是矮，但他的手一定是有力的！

因为他是生活的强者！想想啊，他是带着心灵的巨大创伤与重荷来到这人迹罕到的原始森林的，意志稍为薄弱一些，就会失望、颓废，至少也会混着过日子，可是他却在这里成了材！就如生长在陡峭石壁上的五针松，它得之甚少，却青春长在。

不知道我们能否度过危难，也许某一天人们找到我们，已经是六具僵硬的尸体了，那么就将这页日记转交给他吧，它可以作为我们友谊的见证……

我不打算详述我们失踪、断粮、获救的经过了，因为你太了解遮云山了。我想抄录这则日记，已回答了你两封信的大部分问题。

至于我个人的情况，简单到几句话便可说完：父母双全，而且均是美术工作者。我五岁学画，为了熏陶我的美学鉴赏力，父亲早早便让我生吞活剥一些唐诗宋词以及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弄得我的文字疙疙瘩瘩的。我也和你一样幸运，至今未被丘必特的神箭误中……

匆匆及此并祝

愉快

杜劲 11.30.于宛田

十二

杜老弟如握，

在《漓江画刊》上看到你的《银杉英姿》，我浑身的血液几乎凝住了，这才是艺术！这才叫美啊！我料想不到你这

么大胆，把表现的主体放在树干上，甚至为此不屑于表现完整的树冠！太对了，有什么比它那粗粗的表皮、隙缝的青苔，湿漉漉的树身，更能表现它的龙钟老态，而又通过特写般的几丛遒荣的枝叶，更能体现它的旺盛生命力呢！古老而又年轻，这正是银杉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的特点！你真不虚遮云山此行啊！

与朋友秉烛夜谈，是人生一乐事，有感于《银杉英姿》，真想给你写封长长的信，但不行，我后天要出差北京，而且会在京逗留一段时间，我得赶快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顺便提一句：丘必特为什么把你放过了？这使我大惑不解，象你这样年轻有为，居然无姑娘问津，她们空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啊！如果你不是麻子、跛子、瞎子，我真要为你鸣不平了。

哦，说到这，我越来越感遗憾，我们相交那么久（是么？好象很多年了），竟不知对方是什么模样？交换一张照片，先欣赏一下彼此的“尊容”吧。我的照片先寄上，查收。

来信请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转我收。

紧紧握手

子虚 元.四.

十三

子虚：

谢谢你寄来的照片，也谢谢你的谬奖。可惜你的“赞美